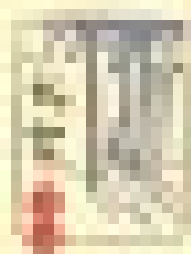




祝勇·主编

吴祖光

古吴轩出版社



吳祖光

——

祝勇 主编

大家
共
基

吳祖光

古吳軒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吴祖光/吴祖光著.—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4.7

(大家文丛)

ISBN 7-80574-849-7

I. 吴… II. 吴… III. 吴祖光—回忆录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70536号

主 编: 祝 勇

编 委: 鄂 力 戴 彤 谭宗远

策 划: 施曙华

责任编辑: 吴 仁 王 超

装帧设计: 周 晨

责任校对: 冷惠华

书 名: 吴祖光

著 者: 吴祖光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33679

印 刷: 苏州恒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20×960 1/16

印 张: 12.25 插 页: 1

版 次: 2004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574-849-7/G · 224

定 价: 1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序

祝 勇

这套书的编辑完全出于一次偶然的闪念。平时不去想它，是因为它看上去不可能，只有两类人富于天真的异想，而从来不计工本——皇帝，和孩子。我有些不自量力，但这个想法令我兴奋。从苏州刚刚回到北京家里，老施一个电话追来，我们都已情不自禁，沉浸在工作状态中。

最初的想法是从老一代学人艺术家开始的。他们活得真是安静，年轻人学不来。杨宪益先生的口头语：“有什么大不了的。”天大的事情，他都要以这句话做总结。写作出版，功名利禄，真的是件小事。他们不愿张罗。旧作断版，不再重印；新作写成，往抽屉里一扔，了事。报纸编辑来约稿，就随手把原稿给他们。杨先生写作从来不留底稿，编他的书，有点像在考古。

是举个例子。别人的状况大抵如此。我是天生的好事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想编一套规模大一点的书，囊括老人们的作品，不为他们，为读者——至少，为我自己吧。老人的东西，学不来，但至少应该知道，有这样一批人，这样的想法。像车前子写张竹先生：“他们都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最有热血和最有理想的一代人，也是最受磨难的一代。国家，艺术，在老人的心目中，像吃饭时拿在手上的一双筷子一样自然。”他们将告诉我们什么呢？

几个月中,我卷入所有的编辑事务中。有的老人为我提供了他以前从未刊过的作品,有的则把全部未结集的新作交到我的手上。纸张、信件、照片、电子邮件、电话、复印、核对、编目,翻来覆去,颠三倒四,一塌糊涂。我为此感到荣耀。仿佛目睹了一场下了一百年的雪,一片一片,满满的将我覆盖。

书稿的内容,从一开始就确定为主题性的,至少要展现一位作者最熟悉的方面。又觉得,中年人、年轻人也可以收入。年龄不是标准,境界才是。一卷卷编下去,卷帙浩繁,像一次编辑的远行,或者说,一次大规模的“扫荡”。那样,不就是一部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史吗?我不敢想。一点点做就是了。一个富于野心的编者,遇到一家富于野心的出版社,事情就弄成这样。

这个项目可能持续若干年,将分辑陆续推出。我们的工作需从每一张纸片开始,循着字迹的线索,潜入那庞大的、无边的世界中去。

2004年7月

目 录

大
家
文
丛



吴
祖
光

- 一个亲人死去了——哀孟斧 1
- 青年盖叫天 3
- 爱国艺人常香玉 8
- 画家齐白石 15
- 梅兰芳先生的艺术青春长在 23
- 作家和战士——记夏衍同志 30
- 三十七载因缘——小记丁聪兄 36
- 讨人欢喜——怀念画家张正宇 43
- 李丽华回国 48
- 哭赵丹 52

· 怀念程砚秋先生——《御霜实录》序	54
· 悼茅盾先生	57
· “秦娘美”——记秦怡	59
· 怀念老舍先生——《老舍剧作全集》序	65
· 潘汉年同志千古	74
· 他死在工作岗位上——痛悼金山同志	78
· 苏三的沧桑——怀念荀慧生先生	83
· 父亲的画	85
· “哲人其萎”——悼聂绀弩	90
· 叶圣陶先生不朽	95
· 创造者的气度——悼念陈铭德先生	99
· 冈崎先生千古	102
· 方荣翔的最后之歌	105
· 永世难报的恩情	110
· 永远记在心上的安哥儿	125
· 对超构先生的哀思	129
· 怀念张光宇大师	132
· 六十年交情与曹禺病榻谈心	135
· 哀佐临,想丹尼	140
· 无与伦比的叶盛兰	145
· 梅兰芳、周信芳百岁感言	150
· 勾魂夺魄 惹意牵情	156
· 回首往事——凤霞拟题,对她的永远怀念	163

一个亲人死去了

——袁孟斧

一个最亲近的人死去了。

一个亲人死去了，在我还从来没有这种经验，这几天来，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出了神；我往前看，往左右看，往四下里看，觉得世界已经变了样子。假如世界没有变样子的话，我们最亲爱的老贺到哪里去了？

认识老贺的人，没有一个能够不喜欢他，谁能比得上他的善良，他的真诚，他的天才，他的博学，他的一副追求真理与好到“傻”的程度的心肠。一件与他毫不相关的事，他便为那不平愤怒得跳起来，半天不得清静。可是这本是个不平的时代，这社会里的事本都是不平的事啊！老贺今天不幸病了，然而不病死的话，任何时候都可能被气死的吧！

老贺就那样地病倒了，一个健康强壮，天机活泼，对世界，对将来都抱着多大的期望的人，忽然病了，忽然死了。四川的多雾的天覆盖着他，南山的黄土承载着他，风、云、雷、雨悠悠与天地终古！

今天的每一个老贺的朋友都该与我有同样的心情，你纵有强大的力量也不能使老贺活转来了。觉得后悔，觉得在老贺生时，没有对他更好一些，没有对他更帮点儿小忙，没有跟他再多讲一句话，甚至于那一天还为了些不值得的小事情生过他的气，可是现

在就什么都完了，只有在回忆里想想他的好处了。

然而无论如何，老贺总不像是个死了的人，我现在就可以看见他兴致勃勃地走近前来，就可以看见他笑得红了的脸，就可以听见他哼哼鼻子的声音；同他出去吃东西，看电影，争论那个剧本同演员的好坏；任何一个地方，一条街道，一个房间，一个未来的时代，都有我们与他同在的痕迹。临终前夕他那有力的握手……我的手至今还是热的，有着老贺的热情的气息。

友情有什么用呢？今天我想用我一百次的死，也换不回活的老贺了。我用什么来纪念老贺？用我平生第一次的痛哭？用我不自主流下的眼泪？用我从此以后永不能消逝的一种凄惶、黯淡、阴沉、忧郁的心情来纪念他吗？可是这有什么用？

同他的朋友们一样，老贺痛恨黑暗，渴望光明，然而他活着的三十五年中都是在黑暗中过去的，他死了，但是黑暗还在，并且暗暗滋长。

向往于老贺渴望的光明的明天，使那光明早些来，这就是我们还没有死并且还继续活下去的意义吧！

1954 年 5 月

青年盖叫天

是他！看那上场门织锦帘幕轻轻飘动，他稍微欹斜身躯闪出台前；水银灯照得满台明亮，他精力弥漫而从容不迫，和人民的首都——北京的观众相见。

是他！六十三的老伶工盖叫天，套一句旧社会的说法，“江湖人称盖五爷”。这称呼虽然封建，但配合他的身份、地位是和谐而又统一，亲切而又尊敬的。武生这一行，浑身功夫，十分武艺，本是年轻的出色当行。他已经近古稀之年，该是退休颐养的时候了。但偶然技痒，粉墨登场一显身手，那不但是观客如云，凡是同行师弟没有不到场观摩的。观客们怀着“看一场少一场”的心情，同行弟兄们则是聚精会神地希冀着学习到哪怕一鳞半爪的这一代宗师的才艺。

今天，1950年12月寒风凛冽的夜晚，他在北京的舞台上和观众相见。他精神抖擞，眼睛里闪耀着逼人的光芒，扬眉，挺胸，丁字步站在台口，端凝持重，就像有一股神奇的魅力联系住满堂观客的感情。人们早已不由自主用轰雷似的掌声和欢呼来迎接这个可敬可爱的老人。但他何尝是个老人？他焕发的容光，矫健的腿脚，一往无前的气概，在标明着这是一个青年；虽然六十三岁了，但分明是个青年。浑身充沛着力量，这样的倔强，微偏着头睨视前方，没有作声，可像是在说：“你们谁敢招我惹我？”

我们的祖国由于人民自己的力量解放了。艺人们带着他们几百年来的惨淡屈辱一齐翻了身；在 1950 年的全国戏改大会上，盖五爷也定会遏止不住衷心的喜悦狂呼欢笑吧？因此今晚场面上唢呐吹起时，他应声而唱，歌喉喑哑。但聪明会心的观众在这样的场合下都知道如何体贴他们喜爱的角儿；满座无声，似在说：“嗓子不大好就少唱几句吧。”谁都感觉到在五爷一出场亮相时，虽还没有报名，那神情气度已经无负于那流传了几十年的“活武松”的美誉了。

今天的戏码是《十字坡——武松打店》，阎少泉扮演孙二娘，踩着趺像风吹着落叶一般迅疾地飘到武松面前，不由分说立刻交上了手；一直稳重着的武都头一下，两下，夺过孙二娘的尺来长的匕首，将她踢倒在地；举起匕首奋臂直掷，那匕首就在孙二娘面前两手之间深深插入地下，余力犹劲，闪耀着寒光。

坐在后面的观众都站起来了，盖五爷一出手便给观众以颜色：那么稳，面不红，气不喘；那么准，一手，一腿，一掷，不差分毫；那么狠，一举，一动，力量都一泻到底。

他纵、跳、腾、拿，都是轻盈的，没有声息；但一掌、一击、一翻、一掷便又是不可移不可撼动的斤两。爱看武戏的观众喜欢“勇猛开打”，广东话叫“生猛”，上海话叫“杀搏”，北京话叫“火炽”，而盖叫天先生早已超脱了这三者，做到了“从容不迫”的境界。“从容”是一个很平凡的字眼，可这里面包括几十年的功夫，几十年的修养，从这里我们也可以领略到盖叫天不慌不忙的一手一式中蕴蓄多少真才实力。

艺术之所以成“家”，所以需要学习，需要锻炼，需要经受长期的不停的考验，该就是修到这“从容”的境界吧？而实际上又岂

止仅仅艺术需要如此呢。

惟其从容，所以可贵，作为一个演员，他使观众看着舒服，放心，信任他；知道他有十足把握不会失手，不会脱板。他的每一个转动，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起步，每一个适应鼓点突然静止的姿势都是这样美好、完满，教观众睁大眼睛贪婪地用力观定，惟恐他倏然逝去。

程砚秋先生坐在观众席里定睛凝望，击节赞赏，不自禁地说：“他的动作都是圆的。”

是“圆”的！是圆满无缺的！这就是六十三岁的盖叫天，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凝练到精微的地步，真是今天武生行中的鲁殿灵光，泰山北斗。

盖叫天先生以后也许再少有和北京观众相见的机会，但今晚任何一个观众都将在心中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大幕放下了，可是观众久久站立，鼓掌不息；仰慕着他，尊敬着他，深爱着他。今晚上在这万头攒动的剧场里，每一个角落都熏沐着盖叫天的光荣。

盖叫天先生！光荣应当属于你的！只因为你已是六十三岁的高年，仍然充盈青春的力量；你在人民的舞台上当仁不让，有若生龙活虎。

1946年的春天我回到“抗战胜利”的上海，头一次看到盖叫天先生的《白水滩》。我深受感动，回到家里写了一篇文章《旧戏新感》，发表在当时出版的《文艺复兴》上。只是想说明，我深感到旧艺人如盖叫天这样的老前辈对于艺术的这一种终身坚持，不懈地学习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我们有多大的启发，多大的感召；无疑地这应当是我们钻研精进的良好借鉴。对艺术的忠实和认真更会造成人格的坚贞；艺术的高尚和人格的高尚正是二而一不可分离

的整体。在日寇侵陷的祖国土地上,那些一代宗匠的人物如杨小楼先生绝迹舞台坚持到死,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程砚秋先生隐居耕读,都是人所艳称的佳话。“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这就是艺术以及一切事物的真谛。动人的艺术原是掺不得丝毫虚情假意的。

几天后丁聪兄带来了口信,说是盖叫天先生央人为他诵读了我那篇短文,读了两遍,他流下了眼泪。他感叹着说:“人家就这么懂得我们!”

随后我同小丁应邀去拜访了他。这老人充溢着兴奋和热情,谈了又谈:谈他自幼如何刻苦练功,谈他为生活奔走做过“镖客”,谈他如何曾把腿骨跌断,又如何埋头苦练恢复健康。他自知年事已高,担忧一旦技艺失传,后继无人,他辛苦地在训练着几个儿子——都是武生。他详细地谈讲武生行的每一种把式,譬如“趟马”吧,他的每一个姿势,都有现实根据的;不信可以试一试,拉一匹真的骏马来骑,对照舞台上只是手持马鞭的“趟马”,每个哪怕最细微的举动都是现实中的提炼,不会错的……十几年来不过只是习惯于看着舞台上的“热闹”的我,这是一番顿开茅塞的谈话。比在舞台上我得以较深地认识了盖叫天先生,不过只是“较深”而已,六十几年的他的经历和学问正如一个汪洋的海,要认识这样的老前辈原不是简单的事情。

我们也是无限地留恋辞别他的,我们曾想着用电影留下他的表演——有名的导演佐临先生也是这样的倡议者——他非常高兴地期待着。但是不久反动派掀起了内战,上海形势险恶;我们都走开了,这事便不再提起。

欣喜我们有了共同的自己的祖国。今天再旧事重提应当是有其必要的。我们的政府召开了全国戏改会议,是一桩值得歌颂鼓

舞的事情。年在五十以上的这些老艺术家们都是我们的国宝,都是人民的财富;他们当然会为当此垂暮之年居然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找到了真正的用武之地而欢欣。而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也会如何大力设法妥善地保留下他们的声音和颜色。为了不留下遗憾,这应当是一个急迫的工作。

祝福你盖叫天先生!祝福你们依然活跃在今天的舞台上的老前辈先生们!祝福你们健康、长寿,为创造新的人民的艺术而奋斗!为提拔后进、树立典范而奋斗!在过去的旧时代里也许只有少数人“懂得你们”,但今天全中国的人民都懂得你们!尊敬你们!需要你们!

1950年12月北京

爱国艺人常香玉

从 1951 年 8 月 9 日到 1952 年 2 月 5 日，这五个多月时间里，常香玉率领着由八十二人组成的香玉剧社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长沙、广州等六个城市举行巡回义演。他们度过了炎热的夏天和严寒的冬天。在一百五十天当中，演出了一百七十一场戏，收入十五亿一千万元，完成了捐献给抗美援朝的战斗机一架的任务。

用简短的文字来介绍常香玉和她的剧社捐献飞机的艰苦过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谁也知道十五亿不是一个微小的数字，但是常香玉和她的战友们在这五个月中间用他们的歌声唱出了这一架不平常的英雄的飞机。它将在英雄的朝鲜的上空飞翔，在抗美援朝的大业中起一定的作用。这确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些人在知道她要做这件事的时候向她取笑，认为这是“吹牛”，但是常香玉用事实回答了他们。她首先变卖了自己和孩子们的金饰，变卖了自己的汽车，捐献了四千万元，在银行里为他们捐献的战斗机立下了户头。余下的现钱充作巡回演出的机动金。然后她把她的三个孩子送进了托儿所，她对孩子们说：“完成了任务再相见！”这样，剧社的同志们都安顿好了家小；在首长们的鼓励下，坚定信心，勇气百倍地开始了巡回义演。

这是一支具有阶级觉悟的以戏剧作武器的志愿军队，他们订

了这样的“演员爱国公约”：

- 一、学习政治和文化；
- 二、接受批评，改正错误；
- 三、遵守团体纪律；
- 四、爱护身体，保护嗓子；
- 五、排、演戏认真，不出差错。

他们以结合实际的精神学习文化和业务。他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学习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批评与自我批评》和《革命人生观》。他们理解了“演戏是思想工作，演员必须有政治认识，才能完成任务”。他们在出发之前作了这样的誓言：“在任何困难情况下，我们决定要用我们的努力和刻苦来实现理想！”

刻苦，加上努力；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加上观众的拥护；他们预定半年完成的捐献计划，提前一个月完成了。

常香玉他们就这样创造了奇迹。

常香玉所以这样做和有这样的成就，不是偶然的。她是河南巩县南河渡人，本姓张，贫农出身。家中经济穷得揭不开锅，只好下地挖野菜，吃糠皮、麸子充饥。父亲张福先是煤窑工人，但却喜欢唱戏，并且唱得好。他常在暇时聚集群众，“围鼓圈”，唱起戏来。1930年，父亲带着闺女到了北京，花现洋拜师学京戏、练武工。学了几个月，因为衣食不济，学不下去了，只得回到河南。到了郑州，开始正式学河南梆子。

师父是著名的演员周海水，戏班就叫周海水戏班。班里养着许多未成年的娃娃，常香玉就是这些娃娃中的一个。那时候学戏也叫“打戏”，孩子们就在打骂中讨生活。虽说管饭，但是“给啥吃”